

从龙游带点什么回北方

鲁顺民

同来的作家在龙游县待了不到2天,看老村、观衢江、探古寺、访石窟,临行念叨,这个地方好神奇,一定会带一个故事回去,或者要把北方的一个故事放在这里发生。老兄长多年游走,有这打通南北地域的本事。

能不能也带一个故事回去?或者,能不能也将一个北方人的故事放在这里发生?想想,都有意思。

冒雨,前去看山。说是看山,其实也不是,是去龙游“北乡”探访一个村庄,这个村庄叫“向上塘村”。老方担任过县文旅局的局长,对龙游当然熟悉了。他讲,龙游县的“北乡”地处龙游北部山区,龙游境内山脉、丘陵、平原和江河齐具,龙游“北乡”属于丘陵山区,过去在龙游县算是比较穷瘠的地域。车子很快将雨中的衢江丢在视野之外,进入山区。老方指着外面,让我看山。

我就笑了。车窗外山影憧憧,但让一个山里人看一眼惊叫起来,太不容易。较之动辄壁立千仞、横亘千里、巍峨雄奇的吕梁山、太行山、大岳山、恒山和中条山,狭隘如我,一直认为江南的山也仅仅就是关于山的仿真模拟或者实景演绎。

所以老方再让我看山,就显得意兴阑珊。我不看山,山也不看我。车子穿行在雨雾中,感觉出轮胎确凿是碾过一道山弯,再上一道山弯,起起伏伏。这就是龙游的山了。平缓的山,稠密的雨,只让我这个北方人感到老天爷好不公道。

来到向上塘村。梅雨季节,雨其实跟山巅那些来去的云彩是一回事,落下来就成了雨。村庄被雨一再蒙起来,又露出来,刚露出来,又蒙上,江南到底富庶,连“北乡”这样的小村庄人家也都是两层三层的别墅小楼,虽是别墅,还是乌瓦粉墙的江南风格,一栋连一栋错落开去。

龙游县乃浙省最早建县制的13个县份之一,要说历史悠久,老方3天3夜再加2个下午也给你说不完。但进村,他噤声了。

向上塘村,原来是一个行政村,由上下向塘村、西山岗、下平丹山四个自然村组成,人口有900多。但眼前的村庄明显小,哪里像900多人聚居的村庄?原来,踏足的所在,是我们到访的西山岗自然村。进村,粉墙上用赭红色描着四个大字:崇学向上。村支委老徐骄傲地告诉我,这是去年由县委书记亲笔题的四个大字。

在2021年11月,西山岗这个仅有60多户170多口人的小村庄一下子轰动衢州、轰动浙省,声名远播,耸动海内,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名单,龙游籍学者谢树成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,谢树成院士的家乡就是西山岗这个龙游县“北乡”小自然村。

这么一个小村庄,出位院士当然是不得了的事情,还不至于造成多大的新闻效应,形成轰动效应,远不止于谢

树成当选院士那么简单。引起大家注意的是,在新院士谢树成之前,这个小自然村还有一位老院士,乃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。而郑树森的妻子,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,为大众熟悉的医学科学家李兰娟。而且,谢郑两家,就是邻居。当年,谢家出门,就可以看到郑家的粉墙,谢家炊烟升起,郑家就可以闻到谢家今天要吃什么。也就是说,这个浙西小山村,这个龙游“北乡”曾经贫瘠的小山岗上,一口气出了3位院士。

龙游县历来为浙西文献名邦,人才辈出,自隋代开科举士,全县出过162名进士,其中有1名状元。而今,龙游籍两院院士,把郑树森爱人李兰娟算进来,共有6位,3位就出在这个小山村,占了一半,不让人吃惊也不可能。

3位院士,每一位在各自领域都有非凡成就,着专人著专文,在此不赘。老徐接过话茬,我们这个村学风好,出人才,现在全村统计下来,不包括3位院士,在大学里做教授的,有5位,在读和毕业的博士生有11位,硕士生就不能统计,二三十个是有的。受老院士郑树森的影响和提携,村里当医生的多,在杭州,在衢州,在龙游的医院里都有西山岗出去的医师,主治医师以上的医生合起来有17名。170多口人的小山村,这么多人通过“念书”,从山村里走出去,把“崇学向上”四个字赠给西山岗,再合适不过。文献名邦,文教乡村,莫非有什么历史渊源吗?

老方一直不说话,见我有疑问,才开了口。这个村啊,历史最短,既无可供凭吊的深宅大院,也没可供考证的勒碑刻铭,不能跟龙游那些古村落相比。老方显然知道村子的底细,拿眼望老徐:老徐,你说说。老徐1963年生人,问他为什么没“念书”也跟其他人一样走出村庄?老徐不好意思:穷嘛,那时候穷嘛。忽然才想起,这是龙游的“北乡”。昔年,西山岗做山铺村。所谓山铺,就是山上搭的茅草房,而村庄之形成,非商非工非农,都是从江西、福建和浙江其他地方逃荒或者讨饭过来的人,最后落脚聚寨。全村人,没有土著大姓,计有廖、谢、郑、徐、余、王、胡、吴、毛、卢、何、丁、陈13个姓,都是当年逃荒乞讨过来的流民。

郑院士的弟弟现任村支书,因为身有生意,不在村里,没法了解郑家的来历。从郑院士的简历来看,已经72岁的郑树森,大致上是文革之前考上大学的最后一批大学生,那一茬学生在校滞留,一直到1973年才毕业。老徐讲,郑院士是村里文革前第一个大学生,也是唯一的大学生。郑院士乡梓情重,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子弟提供帮助,村里做医生、做护士的人,基本上都是郑院士带出去的。郑院士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,潜移默化,村里的子弟都以他为榜样,学风浓厚,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每年都出

大学生,一直没断过线。2021年新当选院士的谢树成就是那个时候上大学的学子之一。老徐比谢树成大,跟他哥是同学,说小时候这个谢树成就聪明,一笑起来,满脸就显一个大嘴巴,大家喊他“阔嘴”,但人家也不在意,笑呵呵的,就知道学习。现在在外头当教授的,都是跟谢树成同年仿纪前后考上大学的那一批人。

见到谢树成的老父亲和老母亲。老父亲叫谢根福,在行政村合并之前,曾担任过西山岗的村主任,是1993年入党的老党员了。老爷子慈祥,笑嘻嘻的。问现在还种多少地?笑嘻嘻说现在不种地了,但去年种金丝草,还收入了7000多元,动一动总是好的。金丝草,是用来做扫把的一种草。老徐说,家里出了院士还种什么地!老爷子依然笑嘻嘻的不作答。我看着老人亲切,老人82岁,属马,跟父亲同岁。有这一层,挨着坐下,话就稠了。

老两口前些年才从武汉回来,帮助二儿子看孩子,直到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,这才回到西山岗,回西山岗没几年,就得搬到龙游县城里去坐,三儿子在县城里给父母亲买了房子,搬迁在即。老人3个儿子,2个女儿。三儿子谢树成是院士,老大农民,跟着三儿子做生意,三儿子是龙游县做铝塑钢材料的大老板。老爷子谦虚,说二儿子成院士,风清气淡,自己聪明老师好,社会昌明学校好,但说到自己三儿子,三儿子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自己闯天下去了。莫非三儿子不好读书?老人说:穷啊,莫不起,孩子聪明得很,老师都夸奖,但没办法,早早出来做生意嘛!满是愧疚。3个儿子2个女儿,手心手背,形诸表情,内心丰富;5个孩子,都是好孩子!

谢家妈妈要比谢根福小上8岁,岔开话题夸老汉年轻时肯定魅力十足,不然老伴会比自己小8岁?谢根福频频搔首,不好意思。谢家妈妈托儿子的福,富态而知足的样子,但说起婚姻,忽然一脸愁容:哪里啊,我小时候就是个小讨饭的,爹和妈离婚,自己跟着爹讨饭能讨到江西去,后来碰到谢家老大,说你家老二没结婚,这个孩子要往死里饿,你就收留了吧,我这才来到谢家,谢家有救命之恩的。

老太太细细节节把苦难一点点撕扯开,大家都屏声静气听老太太讲,屋外的雨停停下,最后干脆停了下来,雨安静下来,让谁来倾听?新院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。但老太太太一说,这个村庄的前世和今生慢慢清晰起来。也是老太太太这么一说,这个依托文教兴盛起来的村落便与浙西龙游的文脉也接上了。文献之邦的文脉赓续,至少在这个村子里显得多少有些悲壮,也因此令人无比震撼。龙游县,古姑蔑之国,若翻捡起它的历史,也可能是悲壮的,也应该如此令人无比震撼。

好,带着故事回北方,够了。

伏天喝牺汤

高原

入了伏,肚里总觉得缺些什么,仔细一盘算,今年还没有喝牺汤。此时,也是风景美如画的季节,汾河西边,晋祠南大寺村的稻田、王郭村的寺院;河东,王吴村的花海、葡萄园,北格路旁的向日葵。我们2车8人,随停随拍,畅快淋漓。

中午12时,车停在了流涧村口青枣树下。流涧村的牺汤近年来远近闻名,一个乡村饭铺,竟招来吃货无数。刚到饭点儿,我们进去已无座位,饥肠辘辘的我们等了30多分钟才上桌。我曾在这一带插队。麦收时,生产队在村中大树下支起锅灶,拖过一只肥羊宰杀后,扔到大锅里熬汤,每天早上给社员喝一碗。喝羊汤有个好处,补气理中,正是白天烈日下割麦、夜晚打场后,疲惫的身体所需要的。出工前,社员们捧着大碗集中在一起,队长、组长们商量农活派工,农民们侃收成,挺热闹。直到那锅羊汤熬两三天再也不出味儿了。

麦收后,羊群就上山了,将小店一带的羊群赶到西山深处,那里草肥。秋后回来,挑一批养肥的、压称的,由供销社收购宰了,供城里市场。在秋收后的一段时间,晚上会让羊群集中卧地,就是圈在一起在农田里拉粪施肥。专职的羊倌晚上会回家,插队的社员轮流负责看守羊群,我感觉很有趣,争先恐后第一个去“放羊”。

前半夜,挺浪漫,我点着烟卷唱《草原之夜》,和我

一块儿看羊的社员也跟着一起哼唱。后半夜,实在困得不行了,倒在玉米秆堆上就睡着了。寒露袭身,惊醒过来,发现羊群已四散开来,各自寻找田地里秋末残存的绿草叶子。我们赶紧赶回羊群,清点头数。然后,我又卧在那里装睡,终于查明带头逃离卧地现场的头羊是哪一只。这只羊很聪明,挤在羊群中间藏着,我穿过层层羊群,跑到它的耳边叮嘱别再淘气。

现在小店一带喝牺汤不是为了为麦收,也不是村里人支大锅自己享用,但这里的牺汤依旧美味。我在窗口观察了一下灶房,发现原因很简单,货真价实就可以了。他们切下半熟的羊肉,现炖现卖。羊肉份量足,羊汤容积固定,没有不断续水,也没有什么秘制配方。所以,我们等的时间就长,超过半小时。饿得我实在挺不住,抓了吧台上几颗盐水花生嚼,老板娘说不要钱,随便吃。

至于什么叫牺汤?有两种说法:一种是说牺汤始于周代,用于祭祀;另一种来得直白,小店那地方“腥”和“牺”是一个音,都读“xi”音,这个腥在小店方言里不是贬义词,是味道重的意思。

我们一行8人,各个喝得满头大汗,尽兴时,我索性裸了上身,服务员眼光异样,才想起昨天拔火罐,现在定是满背紫印,于是赶紧穿好短袖……一顿牺汤过后,顿觉这个夏天过得畅快了。

爱心基金

傅雨航

的一次卖废品经历。那时,家中的阳台里堆积了春节期间喝空的饮料瓶、牛奶纸箱等大量废品。一天,楼下来收废品的吆喝声,我便和儿子一起把废品拿下楼去卖,居然卖了近50元钱。

我把儿子的暑假计划告诉了妻子,一她竟破天荒地答应把阳台空出来,作为儿子的“废品仓库”。有了我和妻子的理解和支持,儿子捡废品挣“爱心基金”的劲头更大了,每天出去捡废品,乐此不疲。儿子每天坚持在上、下午各出去一趟废品,连他的同学叫他去玩魔兽世界或滑轮滑,也不为所诱。由于长时间在外面捡废品,儿子的小脸被晒黑了,手指也变粗糙了,胳膊和肩头还被毒日头晒伤了皮肤,可儿子从不叫一声苦,更没有因此放弃。

目前为止,儿子共卖废品得现金100余元。儿子让我去银行给他新开了一个单独的账户,美其名曰“爱心基金”,说要专款专用、决不挪用,并要我和他妈妈来监督他。儿子还说,以后的寒暑假他都会出去捡废品,把他的“爱心基金”不断增加,捐助更多的贫困山区失学儿童。

暑假已过三分之一,在这期间,儿子没玩过一次电脑,没出去滑过一次轮滑,没一天赋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。但他说,这样的暑假过得很有充实、很快乐,因为正在做一件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想,儿子暑假捡废品挣“爱心基金”的经历,将是他今后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蒲扇来风

简平



天气一热,赶紧找出家里的扇子,可那折扇、团扇还真只能当摆设,扇不出多少风来,一使劲儿,不是断了扇面就是断了扇柄,真能扇得大风的还得靠既轻盈又坚韧的蒲扇。

那么多年过去了,只要想起外婆,总还是当年摇着蒲扇在夏日里为我扇风驱热、挥赶蚊子的模样。儿时,每当下午两三点,外婆就会烧一大壶开水,而后倒在一只圆圆的大木盆里,接着再往里面掺上冷水,不断地用手背去试,直到感觉水温合适,才把我抱进木盆里洗澡。洗完澡,外婆又把我抱到床上,从额头到脚背,统统抹上痱子粉。外婆坐在床头,用一把大大的蒲扇给我扇风,嘴里还哼着歌谣哄我入睡。她把蒲扇从这边扇到那边,再从那边扇到这边,风儿均匀而清凉。当然啦,如果调皮,外婆还会用蒲扇拍我几下。

外婆的蒲扇非常普通,就是用蒲葵的叶子和叶柄做成的。我以前不明白,还以为用的是粽叶,所以常常会用鼻子去嗅,以期间出粽子的香味来。后来知道了蒲葵属棕榈科的常绿乔木,叶大、柄长,制作蒲扇时需选择色泽浅碧的葵叶,柄长至少得30厘米,摘后在日光下晒20多天,晒干后颜色就变白了,随即以水洗,烘干,并用重物压平,最后就着葵叶的大小,剪成不同规格的圆形,再以篾丝、丝线缘其边,葵柄则自然做了扇柄。但我外婆并不满意,每把蒲扇都要重新镶边,她用的是布头的边角料,细致地穿针引线,一针一线地缝过去,犹如绣花一般。我们家的蒲扇永远都不会与别人家搞错,就是因为有独特的镶边,一眼就能认出。

蒲扇于我已经由一份记忆变成了一份不可或缺或“家当”,所以,这回我没有找到蒲扇后,赶紧在网上下了单。这才发现,如今蒲扇并没有因为电扇、空调的普及而被遗忘,相反花色品种越加多样。我看到有烙画蒲扇。烙画古称“火针刺绣”,是我国珍贵的稀有画种,系用烧热的烙铁在物体上烫出烙痕作画。烙画蒲扇的扇面上有人物、有山水,风格古雅。还有漆画蒲扇,顾名思义,是用各种天然大漆在扇面上绘画,有着富丽堂皇的气势。虽然烙画蒲扇和漆画蒲扇为实用装饰,但我觉得都有艺术的品质,那还是收起来欣赏吧,我买来的就是外婆用过的那般普普通通的蒲扇。

或许因为蒲扇太过普通,生产厂家很不用心,我倒是并不埋怨,因为我本来就只想好了要像外婆一样,对每一件物什以敬重的态度再行整饰。于是,我学着外婆的样子,先用热水仔仔细细地擦一遍扇面,然后用砂纸细磨扇柄,再用剪刀将错折的葵叶剪掉、将粗细不一的打包绳剪得平整。我怀想起外婆坐在灯下,用那些零碎的布头一针针、细细密密地给蒲扇镶边,由于我做不了这些,因而满是叹息,以致泛起泪花。

蒲扇来风,风势浩浩。我不由得想起晚唐诗人孙元晏写的《晋·蒲葵扇》:“抛舍东山岁月遥,几施经略控雄豪。若无名德喧寰宇,争得蒲葵价数高。”我还想起童子的一幅画来——小儿闹着想要一辆脚踏车,老先生灵机一动,给了他两把蒲扇,一前一后,仿若脚踏车的两只轮胎,小儿便开心地提着蒲扇,飞跑起来。

王斌礼的天马行空,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。这些年,他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新成就,吓了我一跳。他把漫画、插画、中国水墨糅到一处,放飞自我的画风,完全超出了我对他的印象。

王斌礼,我一向尊称他为王老师。他长相敦厚,性格温良,衣着朴实,总是安安静静样子。在太原报社工作时,他是美术编辑,长于漫画。版面需要大量插图,他担子一肩挑,每天忙得不亦乐乎,提供配文插图,从来都是又快又好。

我与他有过合作,但熟悉起来却是因为漫画肖像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社会交际流行纸质名片。有同事喜欢他的漫画,突发奇想,请他画了张个人漫画肖像印在名片上。漫画脸线条简单却生动搞笑。那人好不得意,拿着四处显摆。其他人见了,心痒难奈,也去找他。王斌礼性格好,来者不拒,有求必应,不管男女老少,都能快速出手。人们收到各自的漫画肖像,笑着乐着,互相点评打趣,谁都没料到,安静十足的王斌礼带给大家的快乐竟是这么热闹、痛快。

王老师也给我画了一幅漫画肖像。发卷三七七分,面廓三五笔,特征抓得那叫一个绝,令我心服口服。为此,我专门留下了一张印有这张漫画肖像的名片,放在办公抽屉收藏。
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。2021年春天,我协助单位宿舍驻地社区举办“桃启春华”赏花活动,书画展览是其中一项内容。彼时,王斌礼退而不休,创作突飞猛进,已然成了省内名气不小的漫画家、插画家。他不嫌庙小事小,坚决支持社区工作,爽快应约,马上送了两幅作品参加展览。他善解人意,平实温暖,一如既往。

这些年,错失机缘,有关王斌礼的作品展,我一个没赶上。好在有便捷的网络,补上欣赏这一课要容易点,总比遗憾强。

他的画法少见。狂放中有细腻,洒脱中有激励,审美理想豪放又不失温婉,能被大家推崇,不出意外。

我没有绘画修养,但多少也能体会他作品的好处。貌似笨拙,却拙中藏巧,立意盎然。尤其人物,富有活力的面部表情,在极尽夸张、幽默的造型下,呈现灵动而又淳朴自然的画风面貌,不失和谐之美。

王斌礼将漫画、水墨画、插画的元素结合起来,变成与他人风格迥异的新画风,这是一种本事。他凭的是什?丰富的生活阅历、广博的学问涉猎,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深执念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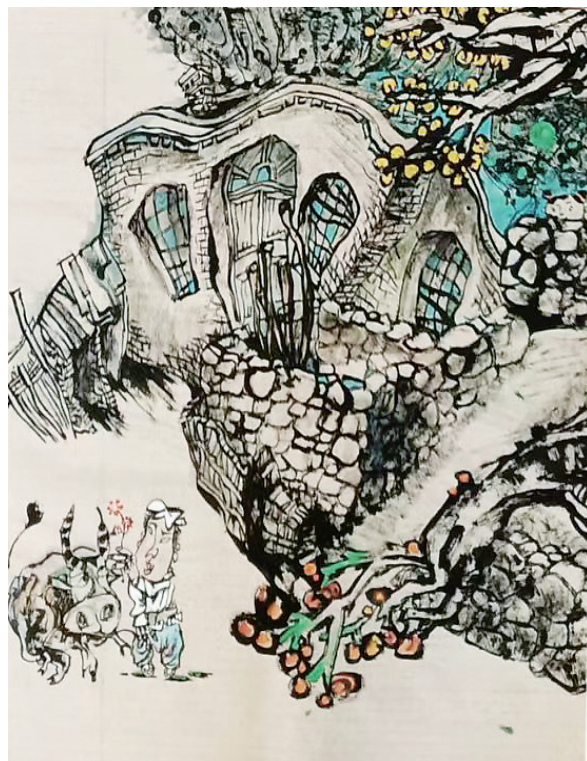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水墨漫画多率性而为,涉及山水、人物、文学、社会现象、生活情趣、时代变化等内容,既写意,又寄兴,流露着他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。

观察再细致点,还会发现王斌礼画作的另一个奇特之处,即在不合理管理中抓住它的合理性。《愿人随春好》组图就是这样别出心裁的作品。弯曲变形的密集线条,引出不合理的村居画面,简笔勾勒出的人物矗立其间,竟十分协调、自然、合理。他以视觉对撞的景物安排,营造了一个个怡然祥和的感情环境。作品构思出奇制胜,实在精妙。从这里,我们不仅能看到他精湛的表现技巧,也能看到他独特的造型能力。

其作品题款也颇讲究。他时常将古书刻版字体引入画中,使画面布局工整而富有变化,装饰的艺术效果十分别致。从他的《水墨三国》,可以感知。

王斌礼潜心研究,学古不泥古,巧妙融化多种艺术形式,创造出鲜明的个人画风,或者说应该称他的艺术世界与众不同。他把笔墨修炼与女儿、学生分享,比以前更醉心创作。

我不知道王斌礼的画展下一次什么时候开,我想,得跟他提个要求,必须提前通知我一声。



王斌礼漫画《愿人随春好》